

旅游美学闲话

卢善庆著 湖南人民出版社

旅游美学闲话

卢善庆著

湖南人民出版社

旅游美学闲话

卢善庆 著

责任编辑：田树德

*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长沙市展览馆路14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湖南省新华印刷厂印刷

*

1986年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字数：92,000 印张：4.625 印数：1——3,000

统一书号：2109·61 定价：0.74元

新书目：85—15

前 言

山河美，旅游热。

在祖国的大地上，每天不知有多少游人来往于高山大川，名胜古迹，访幽探胜；又不知有多少风景区吸引着游人，给人以美的恩泽，使之流连忘返。

然而，就在这些正在旅游的人们中间，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乘兴而来，尽兴而返”的。如入宝山，空手而归者有之；如矮子观剧，随声附和者有之。为什么会如此呢？究其原因之一，就是旅游知识的匮乏和美学修养的浅薄。知识在于积累，修养亟待提高。作为一个行进在中国大地上的游人，应该知道

——中国的旅游肇端于何时？蔚然成风于何代？

——山水的美学价值如何发现？又如何使旅游赋予崭新的意义？

——旅游中如何欣赏和领略山水风景美？

——山水风景在旅游中如何发挥审美教育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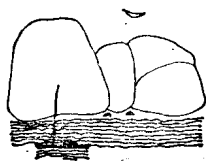
——中国传统的景物观是什么？它如何同游人审美心理发

生关系？

.....

为了探讨这些问题，把旅游和美学这两门学科输导开来，通过介绍祖国丰富灿烂的民族文化和山水风光，使广大读者增长知识，领略祖国的山河之美，激发爱国热情，并饱享卧游之乐，我在工作之余撰写了本书若干则“闲话。”

写这些“闲话”，主观上想用深邃的哲学、美学思考与锦绣风光汇成一道阳光，射进读者的瞳仁，给人以启迪和美的享受。但由于自己学识有限，而旅游美学涉及面又极为广泛，不单纯是自然美的观照和探究，它的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也凝结了社会美和艺术美等多方面的广博知识。因此，本书的这些“闲话”，可能和有的美学家的论点相悖，如有不当，敬希广大读者和美学专家不吝指正！



目 录 MULU

前 言	05-57/23	(1)
-----------	----------	-----

中国旅游肇端之谜	(1)
旅游之风大开的魏晋	(5)
旅游中的求“真”和爱“美”	(8)
旅游和中国的传统节日	(10)
“旅”和“游”的关系	(13)
脚踏实地的山水美的欣赏	(16)
故“妄”听之	(20)
天然巧雕饰	(22)
风景的格局和造境	(25)
对景与取景	(27)
观赏点和流动美	(30)
动美·静美·壮美	(33)
观景中的透视种种	(37)

山水自由空间的解放感	(40)
远看与近玩	(43)
山水对比显惊奇	(46)
山光水色的变幻	(49)
以实表虚 虚实相济	(52)
景观中的“评头论足”	(55)
“兴到”未必“目验”	(57)
山之灵气归于“仙”	(59)
登高壮观天地间	(61)
化险为夷 引以自豪	(64)
随宜曲折见佳境	(67)
以情入景 寓意深远	(70)
山水奇观扣心扉	(73)
冷静的观照与深入对象的迷狂	(76)
“刺桐城”双解	(80)
鲁迅笔下的厦门风景线	(84)
建筑的古意和今人的观赏	(88)
山水风景命名的美学意义	(90)
中国人传统的景物观	(92)
惜时·费时·忘时	(94)

魏源的“游山学”	(96)
江山文人结亲缘	(99)
谈题字的巧智	(102)
无名石工的崇高追求	(104)
要留清白在人间	(107)
赏景中审美认识之深浅小议	(109)
山水景色呼应的乐趣	(112)
“眼前有景说不出”析	(115)
不睹不快 睹中求乐	(118)
游兴的生理心理基础	(121)
风景对于游人的适应和征服	(124)
游人的内在和谐与景观的外在和谐	(127)
游人与风景的点缀	(130)
山水之恋爱国情	(133)

后 记	(136)
-----------	-------

〔附〕人间始觉重旅游

——读卢善庆《旅游美学闲话》

..... 陈 勇(138)

中国旅游肇端之谜

我国的旅游业始于何时？已无可稽考。

《史记·封禅书》中有一段记载，说“天下名山八，而三在蛮夷，五在中国。……此五山黄帝之所常游，与神会。”黄帝游五山，只能是神话传说，当然不能作为旅游之始的根据。大禹治水，查山泽，访民情，居外十三年，三过家门而不入。大禹走遍了大半个中国，据说广达五百万平方公里。（见《中国科学技术史》）这虽是神话传说，但也有现实生活的成份。到了西周至春秋中叶，《诗经》已有“游以北国，四马既闲”，“驾言出游，以写我忧”等句子，说到旅游的工具——马、车、舟等。以后有孔子周游列国（宋、卫、陈、蔡、齐、楚、鲁等诸侯国）的记载，说明在国土上旅行在那时便普遍起来。《禹贡》记载了我国山水之名。有人说它是秦始皇统一后的作品，可能也与国中许多人旅行考察有关的。

如果要搜集中国旅行资料的话，汉代的司马迁堪称我国第一大旅行家。他的足迹遍及长江以南除闽、粤以外的诸省，诸如江、浙、湘、鲁、鄂等，前后达十八年，搜集和掌握了创作

《史记》的大量素材。然而，他又以历史学家、文学家面目出现。清人沈德潜编选《古诗源》，有两首描绘祖国山川的诗。一首叫《三秦记民谣》：

武功太白，去天三百。
孤云两角，去天一握。
山水险阻，黄金子午。
蛇盘乌枕，势与天通。

另一首叫《武溪深行》：

滔滔武溪一何深。
鸟飞不度，兽不敢临。
嗟哉武溪多毒淫。

这两首古诗，为秦汉时期的作品。前一首“去天三百”、“去天一握”、“势与天通”，这些夸张的描绘后面有事实依据。后一首，崔豹《古今注》：“《武溪深》，马援南征时作。门生爰寄生善笛，援作歌以和之。”从这条注释可知马援南征中见到了武溪，感叹了武溪，才有这首古诗传世。因而，也多少含有旅行之意。

可是，现在一些研究资料打破了上述传统说法。《山海经》是战国成文，秦、汉时增补的著作。美国学者对《山海经》第四经《东山经》进行研究，认为书中描绘了“东海以外”的山川形势，与太平洋东岸的北美洲西部和中部的地形吻合。如果你今

天在北美科罗拉多大峡谷旅游观光的话，会看到“光华之谷”、与《山海经》中描绘的一样。该书还用了不少笔墨描述美国五大湖区及密西西比河流域等北美东部地区的情况。这样，人们认为，中国人四千五百年前，就曾到过北美。而且不只一个人到过，还有人返回中国把见闻记录下来。由此推测，秦始皇为求长生不死之药，派五百童男女东渡之事，可能不为虚妄。

更有兴味的是，到过拉丁美洲的中国人，大概都会有这样一种感觉，在那里并不会突出地感到自己是外国人。其原因，主要是有相当多的拉丁美洲人，他们身体中等，鼻子不高，黑眼睛，黑头发，与东亚人颇为相似。如果再从穿着打扮上看，从头顶上的辫子到脚上的靴子，以至用兜儿把孩子背在身后的习惯，都与我国的藏族惊人相似。在哥伦比亚，人们总亲昵地叫小孩CHINOS（西班牙语，意为中国人，中国的）。中国与美洲友好交往源远流长，历史上可追溯到很久以前。正如哥伦比亚总统图文瓦伊在接见中国对外友协代表团时所说：“你们在这里访问，会感到你们和哥伦比亚人很相象，历史学家说我们的祖先是越过白令海峡的亚洲人，说不定我们就是同一个祖先的后代呢？”从我国古人类学和考古学的新发现和研究的成果来看，美洲和亚洲的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有许多共同特征，出现了共同的文化遗物——楔形石核。一九七二——一九七四年，我国的考古工作者，在桑干河中游河北阳原县虎头梁村附近的地层中，发掘出二百多件楔形石核，这不仅超过了美洲各石器地点发现的楔状石核的总数，而且也超过了亚洲任何一个遗址中发现的楔状石核的数量。在北美从最近发现的含有楔形石核的遗

址来看，具有代表性的遗址是阿拉斯加科布科河下游的阿克马克遗址。在这个遗址中，发现的楔状石核，在类型和加工方法上，都与虎头梁村附近发现的相同。据测定，阿克马克遗址的年代比虎头梁村遗址的时代为晚。因此，从这里可以看出，我国的华北地区与美洲在旧石器时代晚期有过密切的文化关系。不仅如此，从现有的大量材料中，可以看出其中时代最古老的楔形石核是从华北发现的。（参见刘明翰、张志宏：《美洲印第安人史略》，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一九八二年版，3—4页）由此可以推想，在什么时候，用什么交通工具和什么原因，促使我国的古人越过北令海峡，到达美洲呢？这给研究中国旅游肇端之谜，又增加了一个新的课题。



旅游之风大开的魏晋

刘义庆的《世说新语》和《晋书》中有许多魏晋旅游之风大开的材料。东晋玄言诗人孙绰和许珣“俱有高尚之志，居于会稽，游放山水十余年。”（《晋书·孙楚传》附《孙绰传》）。而许珣“好游山水而体便登陟。时人云：许非徒有胜情，实有济胜之具。”（《世说新语·杨逸篇》）在这种风气的影响下，竟出现把文字与“山水”相联的看法。“孙兴公为庚公参军，共游白石山，卫君长在坐。孙曰：‘此子精神都不关山水，而能作文！’”（《世说新语·赏誉篇》）这就是说，山水精神寄托了一种美，这种美同文章相关，不关山水精神，写不出美的文章。以上材料说明，旅游到了魏晋，逐渐脱离了以生产、政治、贸易为目的，转变为以娱乐为目的。“放浪形骸”于山水之间，成了一种精神上的寄托和享受。这样，对于山水美的认识、欣赏和表现，就展开了一个新的天地。

山水诗画的描绘对象主要是山水，描山绘水，写出一个比较广阔而优美的境界。在庄园经济发展的刺激下，象谢灵运为霸占山泽而接触自然，同时又在“傍山带江”之处，建立别墅，

“尽幽居之美”。他专门设计了一种特殊的木屐，上山时把前齿去掉，下山时去掉后齿，说明他平时登山之多之勤。他在诗中所说的“江南倦历览，江北旷周旋。”（《登江中孤屿》），并不是艺术上夸张，他确实率众漫游区域非常之大。因此，他的诗作就象清丽的游记一样：

出谷日尚早，入舟阳已微。

林壑敛暝色，云霞收夕霏。

这是一天的游程，从早到晚的纪实。但四个画面，又构成一个整体，显示一种从容不迫的洒脱、不慌不忙的恬静之美。东晋的王羲之，在山水诗文的写作方面也是一个重要人物。《晋书》有这样的记载：“羲之既去官，与东土人士尽山水之游，戈钓为娱。又与道士许迈共修服食，采药石不远千里，偏游东中诸郡，穷诸名山，泛沧海。”

因讲究养生而游山水，由于游山水而写山水诗，这不能不算一个因素。当然，不是说游山水者就会去写山水诗；即使以山水为题名的诗，也不等于山水诗，有时借题发挥，没有把主要的笔墨放在山水的刻划上面。但是，就山水诗类型来说，除出现在招隐、游仙等外，主要是以山水命题的、表现纪行、游览和送别内容的作品。

山水画有“行万里路”、“师造化”的传统。许多山水画家囿于山水，状貌写神，“搜尽奇峰打草稿”（《石涛画语录》）晋代画家顾恺之有一次游山阴，别人问他，看见了什么？他说：“千

岩竞秀，万壑争流。”他在画论中说：要“迁想妙得”（《历代名画记》），这就说明，岩的秀，壑的流，使他感觉到大自然的美，一路上，岩多了，壑多了，便象一幅活动的影片，出现了“竞秀”、“争流”的景象。后梁的画家荆浩，皈依老子哲学，陶醉大自然怀抱。他谈画松“凡数万本，方知其真”（《笔法记》）；前蜀的画家李升虽无师授，但以大自然为本，他描绘蜀地山水，在精细中有气韵。精细如李思训，秀致如王维。蜀人绰号其为“小李将军”。

作为山水在秦汉以前的古籍中有所反映。以上说过司马迁游历山水达十八年之久。但是，他们对于山水抱有的种种观点，受到了社会历史条件的限制，受到他们所从事的活动目的（比如，哲学思辩、伦理教育、历史编纂等）的限制，不可能象魏晋以后的山水诗人、画家那样，以山水作为艺术的主要描绘对象，充分肯定它能够“畅神”（炳宗：《论画水山》）的美学价值。

钱钟书《管锥篇》将山水诗文的发展和形成分为三大阶段。最初阶段，山水不过是诗文写作的背景和比喻，“诗文之及山水者，始则陈其形势产品，如《京》《都》之《赋》，或喻诸心性德行，如《山》、《川》之《颂》，未尝玩物审美。”中间阶段，人们开始对山水观赏，仲长统著文表示“使居有良田广宅，背山临流”之愿，但“山水依傍田园，若菖萝之施松柏，其趣明而未融。”到了东晋，进入最后阶段。“游目赏心之致，前人抒写未曾。六法中山水一门于晋、宋间应运突起，正亦斯情之流露，……目观之不足，而心之慕之，手之追之，诗文、绘画，此物此志尔。”魏晋旅游风气大开的意义就在这里。

旅游中的求“真”和爱“美”

北魏郦道元曾游历北方，留心观察水道等地理现象，写了《水经注》一书。他笔下的长江三峡，声态并茂，凄厉悲凉：“自三峡七百里中，两岸连山，略无阙处，重岩叠嶂，隐天蔽日。自非停午夜分，不见曦月。至于夏水襄陵，沿泝阻绝，或王命急宣，有时朝发白帝，暮到江陵。其间千二百里，虽乘奔御风，不以疾也。春冬之时，则素湍绿潭，回清倒影。绝巘多生怪柏，悬泉瀑布，飞漱其间，清荣峻茂，良多趣味。每至晴初霜旦，林寒涧肃，常有高猿长啸，属引凄异，空谷传响，哀转久绝。故渔者歌曰：‘巴东三峡巫峡长，猿鸣三声泪沾裳。’”（《水经注》卷三十四）这段描绘，如果同李白的“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诗中爽朗、进取的风格相比，具有各自不同的美的享受。有人指出，《水经注》是一本地理著作，而郦道元“叙山水，峻法层深，奄有《楚辞》、《山鬼》、《招隐士》胜境。”这个评价是贴切的。

唐代玄奘曾作了历时十九年，跋涉五万余里，备受艰辛，名闻世界历史的伟大行程，并写了《大唐西域记》，为研究古印度、中亚等古代历史地理以及从事考古提供了重要资料。该书

虽没有象《水经注》那样大段的散文笔法的描绘，但是，“随所游至”，还能“推表山川，考采境壤，详国俗之刚柔，系水土之风气”。用我们现在的话说就是在旅游中对自然山水景观和人文景观，都有所考察和记述。

明代徐霞客因见明末政治黑暗，屡试落榜后，从二十二岁起三十多年，历尽艰险，游历考察北至燕、晋，南达云、贵，写成《徐霞客游记》一书，对所到之处的地理、水文、地质、植物等都作了详细的记录，是一部宝贵的科学文献。其中关于石灰岩岩溶地貌的记述，早于欧人约二世纪。

徐霞客在阳朔的五月二十日的游记：“早起，晓月光流，奇峰合棹”，称阳朔四周的山如“攒出碧莲玉笋世界”，确实写出了明媚秀丽的自然风光，令人有无限清新的感觉。特别是“晓月光流，奇峰合棹”，短短八个字，把大自然中的“光”、“态”、“声”的合用，把阳朔奇峰下摇橹晓行的情景烘托备至。这比柳永的“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残风残月”更胜一筹。难怪徐霞客游记被称为“世间真文字、大文字、奇文字”。

旅游中的求“真”和爱“美”，尽管一是逻辑思维，一是形象思维，但在直观的观察和体验时，又交织在一起。诚如马克思所说：“……植物、动物、石块、空气、阳光等等理论地形成人类意识底一部分，一方面作为自然科学底对象，一方面作为艺术底对象。”（《经济学——哲学手稿》）反映在中国旅游史上，自然风光、名胜古迹“具有文化的属性，它能给人以知识的充实、美的享受和精神的乐趣”（杨时进、江新懋：《旅游概论》，中国旅游出版社1983年版，16页）。